

水语的内爆音*

龙海燕 潘吉艳

[提要] 原始侗台语的内爆音 *ɓ, 在水语中的今读有 4 种: ɓ、^mɓ、m、v; 内爆音 *ɗ, 在水语中的今读有 3 种: ɗ、ⁿɗ、l。本文认为水语内爆音发生的演变为: *ɓ>^mɓ>m/v, *ɗ>ⁿɗ>l。音系格局是制约内爆音语音变化的重要因素。

[关键词] 水语 内爆音 共时变异 历时演变

水语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、榕江、都匀、独山、荔波等县市,分为三洞、潘洞、阳安 3 个土语。据张均如(1980:75),三洞土语主要分布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三洞、水龙、中和、坝街、烂土、嘉荣、恒丰、周覃、九阡,以及荔波、榕江等县的部分地区;阳安土语主要分布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阳安、羊洛、林桥以及独山县的部分地区;潘洞土语主要分布在都匀市郊和独山县的部分地区。水语内部一致性较强,没有方言差异。但是,从古内爆音的今读形式来看,其差异比较大,值得研究。洪波(1991)指出台语方言的声母 ?b-^①向 m-、v- 变异,声母 ?d- 向 l-、n-、z- 变异。邢凯(1999)针对侗台语带前置喉塞音的音变,归纳出 9 种类型,其中有 ?b>b、?d>d、?b>m、?d>n~l、?b>v~w 的音变类型。朱晓农、寸熙(2006)提出清浊音变圈,认为在侗台语和汉语方言中发生了 ɓ>^mɓ/m>m^b、ɗ>ⁿɗ/n 的变化。曾晓渝(2013)针对水语浊塞音声母的演变,提出 ?b-→(^mɓ-)-→m-、?d-→ⁿɗ-→l- 的音变模式。韦景云(2015)发现原始台语声母 *?b-、*?d- 在板田壮语中擦音化,分别变成 v-、z-。由此可见,侗台语内爆音 ɓ、ɗ 的演变结果多是变为同部位的鼻冠音、鼻音(或边音 l)、浊塞音、擦音(部位或有变化)。我们所观察到的水语内爆音的变化,没有超出上述范围。本文的重点是探讨水语内爆音的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变,并试图从音系的角度解析其音变缘由^②。

一 原始侗台语内爆音在水语中的共时差异

原始侗台语内爆音 *ɓ、*ɗ 的今读情况分别参见表 1 和表 2 (三都三洞、榕江兴华水语为三洞土语,都匀套头水语为潘洞土语,三都板良水语为阳安土语)。

*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(14ZDB104)”资助。论文曾在“《民族语文》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”(贵州 2021.7.17-18)上宣读。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。谨此一并致谢!

^① 本文将双唇、舌尖内爆音记录为 ɓ、ɗ; 如果是引用或转述前贤研究成果,则尊重原文的记录方法,用 ?b、?d 或 ?b、?d。关于原始侗台语的内爆音,本文均用 *ɓ、*ɗ 表示。

^② 本文原始侗台语古音构拟来自梁敏、张均如(1996);三都板良水语语料来自康蔼德、潘兴文等(2014);水语其他点语料来自本文作者的实地调查。

表 1 原始侗台语内爆音 *ɓ 在水语中的今读

词义	古音构拟	三都三洞	榕江兴华	都匀套头	三都板良
村	*ɓan	ɓa:n ³	^m ɓa:n ³	va:n ³	ma:n ³
薄	*ɓwaŋ	ɓa:ŋ ¹	^m ɓa:ŋ ¹	va:ŋ ¹	ma:ŋ ¹
井	*ɓuun	ɓən ⁵	^m ɓən ⁵	vən ⁵	mən ⁵
瓢	*ɓliai	ɓja:i ⁵	^m ɓja:i ⁵	vi ⁵	mje ⁵
蝴蝶	*ɓwua	ɓa ³	^m ɓa ³	va ³	ma ³
天	*ɓuon	ɓən ¹	^m ɓən ¹	vən ¹	mən ¹
水獭	*ɓlian	ɓja:n ³	^m ɓja:n ³	^m biem ³	mja:n ³
烦闷	*ɓlwe	ɓja ⁵	^m ɓja ⁵	vje ⁵	mja ⁵
官	*ɓuŋ	ɓuŋ ³	^m ɓuŋ ³	vuŋ ³	muŋ ³

由表 1 可见，三洞水语较好地保留了原始侗台语内爆音 *ɓ 的特征；兴华、套头、板良水语没有 ɓ 音类，其对应的读音分别是 ^mɓ-、v-、m-。

表 2 原始侗台语内爆音 *ɗ 在水语中的今读

词义	古音构拟	三都三洞	榕江兴华	都匀套头	三都板良
好	*ɗiei	ɗai ¹	ⁿ ɗai ¹	ⁿ ɗai ¹	lai ¹
簸箕	*ɗoŋ	ɗoŋ ³	ⁿ ɗoŋ ³	ⁿ ɗoŋ ³	loŋ ³
名字	*ɗ-	ɗan ¹	ⁿ ɗan ¹	ⁿ ɗan ¹	lan ¹
得到	*ɗ-	ɗai ³	ⁿ ɗai ³	ⁿ ɗai ³	ⁿ di ³ /li ³
浅	*ɗl-	ɗjai ⁵	ⁿ ɗjai ⁵	ⁿ ɗjai ⁵	lin ⁵
生	*ɗip	ɗjup ⁷	ⁿ ɗjup ⁵	ⁿ ɗjup ⁷	ljup ⁷
聋	*ɗuak	ɗak ⁷	ⁿ ɗak ⁷	ⁿ ɗak ⁷	lak ⁷
赶集	*ɗ-	ɗau ³	ⁿ ɗau ³	ⁿ ɗau ³	ⁿ ɗja:u ³ /la:u ³

由表 2 可见，三洞水语较好地保留了原始侗台语内爆音 *ɗ 的特征；兴华、套头、板良水语没有 ɗ 音类，兴华、套头对应的读音是 ⁿɗ-，板良对应的读音是 l-。

二 *ɓ 在水语中的演变

如前所述，内爆音 *ɓ 多演变为同部位的鼻冠音 ^mɓ、鼻音 m、浊塞音 b，或擦音化。从现有调查资料看，侗台语中 *ɓ 变成 ^mɓ/m 比较常见。这从音理上说是很自然的。首先，ɓ 和 ^mɓ、m 的发音部位相同，均为双唇音；其次，ɓ 和 ^mɓ 都有爆破，只是气流的运动方向不同；另外，有实验表明，在软腭与鼻腔之间存在耦合关系（Dang & Honda 1996），即使软腭关闭鼻腔通道，软腭的振动也会把能量传递到鼻腔，以致产生鼻音听感。

兴华水语发生了 *ɓ > ^mɓ 的变化。这种变化除了音理原因外，也是当地水语语音系统的需要。在发生 *ɓ > ^mɓ 前，兴华原本就有声母 ^mɓ-，其声调都是阴类调，但 1、3、5、7 四个阴类调的负载很弱。如 ^mɓa:n¹“男”、^mɓa:ŋ⁵“缺口”、^mɓja¹“种_树”，声母来自古鼻冠音 *mp- 或 *mbl-

每个音节只在四个阴类调中拼合一个调位,其他三个阴类调是空格。从 *6- 变来的 ^mb- 声母刚好可以填补这些阴类调空缺,如 ^mban³ “村”、^mba:ŋ¹ “薄”、^mbja⁵ “烦闷”,声母来自古内爆音 *ʔb-、*ʔbw-、*ʔbl-, 尽管其声韵与 ^mban¹ “男”、^mba:ŋ⁵ “缺口”、^mbja¹ “种^树”相同,但由于阴类调调类不同,没有出现同音现象。曾晓渝(2013)指出“由于^ʔb-、^ʔd- 声母的消变,阳安水语里 m-、l- 声母字分别增多,潘洞水语里则 ^mb-、ⁿd- 声母字分别增多。但根据调查材料,这并未造成阳安、潘洞水语里出现相关声母同音字的矛盾”。其原因应与调类的空格有关。

板良同兴华一样,应该发生过 *6>^mb 的变化,之后由 *6 变来的 ^mb 和原有的 ^mb 再向 m 演变。推测板良发生 *6>^mb 的依据有三:一是兴华发生了这种变化,水语分布范围较小,*6 的变化在水语内部应该具有较强的一致性;二是从发音特征看,^mb 的发音比 m 更接近 6;三是空间差异隐含时间线索。据康蔼德、潘兴文等(2014),三洞土语的 ^mb- 对应阳安土语的 ^mb- 和 m- (也有少量 p-)。例见表 3:

表 3 三洞土语 ^mb- 与阳安土语 ^mb-、m-、p- 的对应

土语	男	年	贵	栽种	穗
三洞土语(三洞)	^m ban ¹	^m be ¹	^m biŋ ¹	^m bja ¹	^m bja:ŋ ¹
阳安土语(塘年)	^m ban ¹	^m be ¹	^m biŋ ¹	mja ²	mja:ŋ ²
阳安土语(板良)	pa:n ¹	pε ¹	^m biŋ ¹	mja ²	mja:ŋ ²

这说明包括板良在内的整个阳安土语还没有完成 ^mb>m 的音变过程。曾晓渝(2013)也认为“阳安水语里 ^ʔb- 声母则变为 m-”,“之前很可能经历过 ^ʔb>^mb 的阶段”。

由于兴华、板良都发生 *6>^mb 的变化,套头的 *6 应该也是变成 ^mb。原因主要有二:一是套头 *d 变成 ⁿd,根据音变的系统性特点,发生 *6>^mb 非常自然;二是空间差异隐含时间线索。据康蔼德、潘兴文等(2014),三洞土语的 ʔb- 对应潘洞土语的 ^mb- 和 v-。如表 4 所示:

表 4 三洞土语 ʔb- 与潘洞土语 ^mb-、v- 的对应

词义	三洞土语(三洞)	潘洞土语(潘洞)	潘洞土语(交梨)
天空	ʔbən ¹	^m bən ¹	^m bən ¹
豪猪	ʔbin ³	^m bin ³	vin ³
蝴蝶	ʔba ³	^m ba ³	va ³
村寨	ʔban ³	^m ban ³	van ³
水獭	ʔbjan ³	^m bien ³	vin ³
薄	ʔba:ŋ ¹	^m ba:ŋ ¹	^m ba:ŋ ¹

从表 4 可以看出,潘洞土语中发生了 *6>^mb>v 的音变。其中潘洞点大致已完成 *6>^mb,而本文调查的套头点 *6>^mb>v 的音变过程已接近完成^①,交梨点 ^mb>v 正在进行中。套头和板良不一样,*6 之后没有变成 m,而是向唇齿擦音 v 演变。洪波(1991)、邢凯(1999)、韦景云(2015)均提及或发现内爆音 6 最后变成 v。在侗台语中,*6 最终变成 m 是常见的,而变成 v 不太常见。套头为什么选择这种特殊音变呢?我们考察了套头水语的擦音系统,发现

^① “水獭”,在套头仍然读为 ^mbien³。这种个别语音残留也说明套头的 *6 在变成 v 之前,应该经历过 ^mb 的阶段。

它有 4 个清擦音 (f、ɸ、h、s)、4 个浊擦音 (v、j、ʝ、w)。从对应关系来看, 套头的 w- 对应三洞、兴华、都匀的 v-。例见表 5:

表 5 套头水语 w- 与三洞、兴华水语 v- 的对应

词义	古音构拟	三都三洞	榕江兴华	都匀套头
火	*bw-	vi ¹	vi ¹	wi ¹
种子	*bw-	van ¹	van ¹	wan ¹
翅膀	*pw-	va ⁵	va ⁵	wa ⁵
火灰	*pw-	vuk ⁷	vuk ⁷	wuk ⁷
日子	*ɣw-	van ¹	van ¹	wan ¹
手镯	*gw-	vən ⁵	vən ⁵	wən ⁵

这里提一个构想: 同三洞、兴华水语一样, 原始侗台语 *bw、*pw 等在套头也是变成 v, 后来再变成 w, 这样擦音 v 的位置出现空缺。为了保持擦音系统的对称, 从而吸引由 *ɸ 变来的 ^mb 填补 v 的空缺, 因而引发 ^mb > v。这当然需要进一步验证。语音演变是连续的、渐变的, ^mb 变成 v, 只是就音变结果而言, 其过渡音及音变条件是什么, 也需进一步研究。

三 *ɸ 在水语中的演变

内爆音 *ɸ 多演变为同部位的鼻冠音 nd、鼻音 n、边音 l、浊塞音 d, 或擦音化。从现有调查资料来看, 侗台语中 *ɸ 最有可能变成 ⁿd/n, 其音理与 *ɸ 变成 ^mb/m 是相同的。兴华、套头水语的古内爆音 *ɸ 都变成 ⁿd, 板良水语比较特殊, 与 ⁿd 对应的是 l。

古内爆音 *ɸ 在板良水语中的演变应该经历过 ⁿd 的阶段。其原因有二: 一是依据音变的系统性特点, 既然板良发生了 *ɸ > ^mb > m, 那么相应地也会发生 *ɸ > ⁿd > n(l); 二是板良存在音变残留现象。如表 2 所示, “得到”“赶集”在板良有两读现象, 前者读 ⁿdi³ 或 li³, 后者读 ⁿdjau³ 或 lau³。这说明板良还没有完成 ⁿd > l 的音变过程, 也表明其声母 l 是由 ⁿd 变来的^①。曾晓渝 (2013) 也提及阳安土语存在 ^ʔd → ⁿd → l 的音变规则。

板良水语发生 *ɸ > ⁿd 之后, 最有可能的音变方向是两个: 一个是 n, 另一个是 l。音变的方向不是随机的、任意的, 一定有条件限制, 有规律可循。板良发生了 *ɸ > ^mb > m, 依据音变的系统性特点, 发生 *ɸ > ⁿd > n 是最有可能的, 可是其实际变化是 *ɸ > ⁿd > l。我们推断这与板良水语带 n-、l- 声母的音节的声调格局有关, 具体参见表 6。

表 6 板良水语带 n- 声母音节的阴、阳调分布

词义	古音	三都板良	词义	古音	三都板良	词义	古音	三都板良
脑门	*n-	na ²	肉	*n-	nan ⁴	有	*ʔn-	naŋ ¹
肥沃	*n-	noŋ ²	弟/妹	*n-	nu ⁴	尿	*ʔn-	niu ⁵

^① 当然, “得到”“赶集”两读形式的声母并不一定存在演化关系, 也可能是同一古复辅音声母的平行分化。但是, 这两个词的古声母都是单辅音 *ʔd-, 不具备平行分化的条件, 因此我们认为其两读形式的声母存在演化关系。

虫子	*n-	nui ²	这	*n-	nai ⁶	脸	*ʔn-	na ³
耳垂	*n-	njon ²	水	*nr-	nam ⁴	虱子	*ml-	nan ²
睡	*n-	nun ²	笋	*nr-	na:ŋ ¹	母亲	*ml-	nai ⁴
嗅	*n-	nən ⁴	外	*ʔnr-	nuk ⁷	鸟	*mr-	nok ⁸
黑	*ʔnd-	nan ¹	咸	*ʔnd-	naŋ ⁵	月	*mbl-	njen ²
鼻子	*ʔnd-	naŋ ¹	耘	*mbl-	ne ²	花	*mbl-	nuk ⁸

由表6可知,板良的声母n-大致有两个来源:一是来源于*n-、*mbl-、*ml-、*mr-等不带先喉塞音的古声母,其声调是阳类调;二是来源于*ʔnd-、*ʔnr-、*ʔn-、*ʔn-等带先喉塞音的古声母,其声调是阴类调。这说明板良声母为n-的音节既有阳类调,也有阴类调。以*d-变来的^hd-为声母的音节声调是阴类调,如果发生^hd->n-,其声调还会保持阴类调,这会导致板良声母为n-的音节出现同音现象。而板良声母为l-的音节多为阳类调,阴类调很少。例如:

表7 板良水语带l-声母音节的阴、阳调分布

词义	古音	三都板良	词义	古音	三都板良	词义	古音	三都板良
忘记	*l-	lam ²	选	*l-	lai ⁶	流	*l-	lui ⁵
伯父	*l-	luŋ ²	儿子	*l-	la:k ⁸	套 _(动)	*l-	lum ⁵
肚子	*l-	loŋ ²	蜜蜂	*l-	luk ⁸	烟囱	*l-	lau ¹
后面	*l-	lən ²	拆	*l-	lit ⁸	钻	*l-	lan ³
楔子	*l-	lim ⁴	箱子	*l-	loŋ ⁴	陷	*l-	lum ⁶
穿山甲	*l-	ljən ⁶	书	*l-	le ²	辣	*l-	ljan ⁶

由表7可知,板良水语的声母l-,大致有两个来源:一是来源于古浊声母*l-,其声调是阳类调;二是来源于古清声母*l-,其声调应该是阴类调,但有部分音节已经变成阳类调,因此带l-声母的音节存在阴类调空缺。或许由于带n-、l-声母音节的阴类调、阳类调分布格局,导致板良水语在发生*d->^hd-之后,选择变成l-,而非n-。这当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。

此外,原始侗台语的*kɪ-,在三洞、兴华、套头等地可能都曾演变为内爆音d- (三洞还保留这种读法)。黄行(2012)认为内爆音可能来自“复辅音等复杂的有标记音”。曾晓渝(2013)认为*kɪ-演变为^hd-的路径是:kɪ->(k^hd-/ʔl-)>^hd-。但是板良很特别,古复辅音*kɪ-似乎并没有演变为内爆音,而是变成单辅音k-或l-。参见表8。

表8 古复辅音*kɪ-在现代水语中的语音形式

词义	古音构拟	三都三洞	榕江兴华	都匀套头	三都板良
亮	*kɪwaŋ	da:ŋ ¹	^h da:ŋ ¹	^h da:ŋ ¹	kaŋ ¹ /laŋ ¹
硬	*kɪw-	da ³	^h da ³	^h da ³	la ³
梯子	*kɪwe	de ³	^h de ³	^h djei ³	lje ³ /ke ³
衣服	*kɪluk	duk ⁷	^h duk ⁵	^h duk ⁷	kuk ⁷ /luk ⁷
远	*kɪlɔi	di ¹	^h di ¹	^h di ¹	kai ¹
盐	*kɪwuɔ	dwa ¹	^h dwa ¹	^h duə ¹	kwa ¹

四 *ʂ、*ɗ 在侗台语其他语言中的演变

内爆音 ʂ、ɗ 是侗台语的重要语音特征。据梁敏、张均如 (1996)，除水语外，泰语、老挝语、傣语版纳话，壮语龙州话、武鸣话、柳江话，布依语、毛南语、锦话、莫话，都较好地保留了 ʂ、ɗ。有的语言保留不够好，如佯僂话，ɗ 比较常见，但 ʂ 只见于极少数词；拉珈语、标语还有 ʂ 的读法，但 ɗ 已消失；黎语、临高语有 ʂ、ɗ，但只见于极少数词。傣语德宏话、傣拉话，壮语邕宁话、侗语、仫佬语已失去内爆音。具体情况如表 9 所示。

表 9 原始侗台语内爆音在现代侗台语中的语音形式

语言或方言	*ʂb、*ʂbw、*ʂbl、*ʂblw	*ɗd、*ɗdl、*ɗdr
壮语邕宁话	m	n
板田壮语	v	z
傣语德宏话	m	l
傣语傣拉话	v	l
临高语	v	l
侗语	m、l	l
仫佬语	m、ʔ	l、l̥、h
佯僂话	ʔm	r
拉珈语	w	l
标语	m	l
黎语	f、v、m	v、r、t

由表 9 可知，从音变的结果来看，侗台语内爆音的变化有个主线：*ʂb、*ʂbw、*ʂbl、*ʂblw 主要变成 m，其次是 v；*ɗd、*ɗdl、*ɗdr 主要变成 l。

水语分布范围不广，其内爆音变化的内部差异较大，看起来复杂、散乱，但从侗台语内爆音变化的总趋势来看，水语的内爆音 *ʂ 向 m、v 演变，内爆音 *ɗ 向 l 演变，还是符合侗台语内爆音演变总趋势的。

五 结 语

总的来看，侗台语的内爆音有逐渐消退的趋势。其内爆音为什么会消退？消退的动因、过程、条件是什么？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，但是难度很大。因为我们看到的多是音变的结果，而之前发生了什么，则缺少语料依据。关于台语内爆音的变异，洪波 (1991) 指出其动因是系统结构不平衡引起的；浊塞音 b、d 的消失打破了系统的平衡，为了寻求新的平衡而引发 ʂb、ʂd 发生变异；其变异的方向是向“同部位的非破裂性或破裂程度轻的浊音演变”；台语各方言“都不选择本方言所没有的音位作为 ʂb、ʂd 的变异形式”。朱晓农、寸熙 (2006) 从生理、物理和听感的角度来解释语音变化，认为“内爆音向同部位的鼻音或者边音转变，是由于听感方面的相似引起的”；而有的语言点内爆音发生变化是方言影响的结果。黄行

(2012)运用有标记音变无标记音的理论探讨内爆音的来源。曾晓渝(2013)认为“因其非肺气流内爆音发音不便而朝肺气流塞音转变,进而分别并入音系中同部位的次浊声母 m-、l-”。陈忠敏(1991)认为“先喉塞音 ?b、?d 声母的演变跟各自语言(方言)的音系格局有关”。

上述研究的角度、目的不同,可能用有标记变无标记的理论来解释内爆音消退的原始动因,比较有说服力。曾晓渝(2013)提及的非肺气流内爆音朝肺气流塞音转变,实则也是有标记变无标记。关于内爆音变异或演变的方向,普遍认为是变成同部位的浊音,而且一般不会产生新的音位,而是选择混同已有的音位。当然,也有学者如陈忠敏(1991)提出了一些例外情况。总而言之,在具体语言中,其内爆音究竟变成哪个音类,肯定要受制于该语言的音系格局。这也是本文研究水语内爆音的一个立足点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陈忠敏. 1991. 《论台语声母 ?b、?d 的演变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4期.
- [2] 洪波. 1991. 《台语声母 ?b、?d 的变异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1期.
- [3] 黄行. 2012. 《内爆音声母探源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2期.
- [4] 康蔼德、潘兴文等. 2014. 《水语调查研究》,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.
- [5] 梁敏、张均如. 1996. 《侗台语族概论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6] 韦景云. 2015. 《板田壮语几个音变特征及其演化路径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5期.
- [7] 邢凯. 1999. 《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1期.
- [8] 曾晓渝. 2013. 《水语浊塞音声母的内部差异及演变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2期.
- [9] 张均如. 1980. 《水语简志》,北京:民族出版社.
- [10] 朱晓农、寸熙. 2006. 《试论清浊音变圈——兼论吴、闽语内爆音不出于侗台底层》,《民族语文》第3期.
- [11] Dang, Jianwu & Kiyoshi Honda. 1996. An improved vocal tract model of vowel production implementing piriform resonance and transvelar nasal coupling, in Proceedings.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, Vol. 2, pp. 965-968.

Implosives in the Sui Language

LONG Haiyan and PAN Jiyan

[Abstract] The four Sui reflexes of the ancient Kam-Tai implosive *ɓ are ɓ, ^mɓ, m and v, and the three reflexes of the ancient Kam-Tai implosive *ɗ are ɗ, ⁿɗ, and l.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following two chain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ui language: *ɓ > ^mɓ > m/ v and *ɗ > ⁿɗ > l. The phonological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restricting factor for the changes of implosives.

[Keywords] Sui language implosive synchronic variation diachronic sound change

(通信地址: 550025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)

【本文责编 吴雅萍】